

中拉关系

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拉关系^{*}

赵重阳 谏园庭

内容提要: 在经历了自发发展、自主发展两个阶段之后, 当前中拉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构建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是双方关系“构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构建发展”关系的内涵包括以规划未来中拉关系新格局、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为战略目标, 以构建新的中拉合作框架和模式为战略路径, 以协商共赢、不针对第三方为合作原则。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拉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交流和多边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国际形势处于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转型具有复杂性且拉美转型道路艰难, 中拉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与拉美要顺利推动转型时代的战略关系, 有三对主要矛盾需要解决: 其一是合作机制的逐步完善与预期成果之间的差距; 其二是中国持续的战略投入与拉美国家承接能力之间的矛盾; 其三是双方对发展关系的迫切需要与相互认知的显著欠缺。双方不仅要从事战略高度对中拉关系未来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和合作路径进行构建和规划, 还需构建和塑造同属中拉人民的价值观和认知理念。

关键词: 中拉关系 构建发展 命运共同体 新阶段

作者简介: 赵重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谏园庭, 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649(2017)05-0016-15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5年重大项目(第一批“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编号: 15ZDA067)的阶段性成果。

从2015年以来,“新阶段论”成为国内外研究中拉关系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视角。有中国学者认为,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四国,标志着中拉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因为,此次访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首脑外交,而带有中国对拉美政策宣示的意义。习近平主席在此次访问中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倡议及合作框架,不仅提升了中拉关系的目标定位,而且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详尽路线图。^①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说明中拉关系正在“升级换代”。^②以中拉论坛为起点,中拉双方将突破原有的双边合作模式,在区域性、整体性、全面性的新水平上展开各自资源优势的互补与互助。中拉整体合作标志着中国完成与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整体性合作的全方位覆盖。^③还有学者认为,2016年习近平主席第三次访问拉美、中国政府发布第二个对拉政策文件表明中拉关系进入“升级换代季”。^④

国外学者虽然不像国内学者将某一事件的发生作为中拉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但也同样敏感地捕捉到双方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教授认为,进入21世纪后的中拉关系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贸易和投资繁荣阶段;第二个阶段表现为文化交流不断增加、中国向拉美移民的增长、旅游的兴起及中拉跨区域对话机制的建立等,但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⑤当前中拉关系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也联合发布报告,认为由于中国主导的财富转移现象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影响着全球经济,拉丁美洲和中国必须在一个共同议程的基础上深化动态、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⑥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已过了蜜月期,一些原料出口国尤为担忧中国经济的

① 贺双荣主编《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19页。

② 吴洪英《中拉关系正在“升级换代”》,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第19页。

③ 吴白乙《中拉整体合作的三重解读》,载《中国投资》,2015年第2期,第60页。

④ 沈丁立《中拉关系进入升级换代季》,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1月18日第001版。

⑤ Enrique Dussel Peters and Ariel C. Armony (coord.), *Beyond Raw Materials: Who Are the Actors in th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 China Relationship?* Buenos Aires: Nueva Sociedad, December 2015, p. 9.

⑥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http://www.oecd-ilibrary.org/deliver/4115081e.pdf?itemId=/content/book/9789264246218-en&mimeType=application/pdf>. [2017-07-10]

放缓。现在，中国应该与这些地区建立起更为成熟、更为复杂的关系。^①

尽管关注重点不尽一致，但对于中拉关系已经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内外学者是有共识的。那么，进入新阶段的中拉关系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未来发展前景如何？本文试图从中拉双方外交战略转型的视角来考察中拉关系的发展，提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从一片空白发展到现在，在经历了自发发展、自主发展两个阶段之后，当前已经进入一个“构建发展”的新阶段，并阐述其内涵与取得的成效，分析其面临的挑战，进而对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一 “构建发展”阶段中拉关系的内涵

“构建发展”这个创新性概念不仅有助于解释当前中拉关系的特点，也有助于理解在国际关系转型的大背景下，中拉双方共同的战略诉求以及未来的合作前景。

（一）中拉关系回顾：从自发发展到自主发展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关系已走过近7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近70年中，受国际形势变化和中拉双方对外战略转变的影响，中拉关系发展的驱动力、发展方向和发展成就也有所改变，形成了中拉关系史上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年中，中拉关系处于自发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全球处于冷战格局之中，中国与拉美国家总体而言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双方的对外战略都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首先，冷战格局导致双方发展关系的驱动力不强。尽管双方都意识到应该发展相互关系，但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和各自国内政局等因素却制约了这一可能。此外，由于相距遥远、历史上几乎没有直接交往等因素，中拉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甚至敌视中国政府。这些都导致双方发展关系的意愿不强，特别是拉美国家；发展关系的渠道也十分有限。其次，中国和拉美国家都视苏联和美国为其对外关系的重中

^① 陈懋修 《开放了三十年 中国对非洲拉美还几乎一无所知》。http://blog.caijing.com.cn/mattferchen. [2017-07-10]

之重，中拉关系在双方对外战略中只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如中国与古巴的关系完全随中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中国与拉美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关系则随中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这一时期中拉关系发展的进程和节奏可说是双方对苏、对美关系的自发性延伸，驱动力相对不足。最后，正因为缺乏驱动力，这一时期的中拉关系发展缓慢，主要成就仅仅是实现了双方关系的正常化。

从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终结到2012年年底中共十八大之前，中拉关系进入了自主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首先，中拉双方都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了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中拉双方都更加强调多元化外交，寻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合作。在此背景下，中拉相互的战略重要性不断提高，合作的意愿更加强烈，推进中拉关系发展的驱动力增大。这些驱动力既来自提升双方国际地位的政治需要，也来自实现各自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其次，中拉关系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增强。中国积极加强与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拉美国家在对华关系上也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时，主动将外交工作重心转向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拉美大部分国家也没有跟随美国制裁中国，而是对中国表示理解，有5个拉美国家还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前往访问。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拉美左右翼政府都视中国为主要合作伙伴，更加积极主动地密切与中国的关系。最后，正因为双方合作的意愿、自主性和独立性都大大增加，双方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拉关系在这一时期实现全面、快速和深入发展，为构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构建发展”阶段中拉关系的战略共识与内涵

经过之前两个阶段的发展，中拉关系已经建立了比较全面的联系网络，并具备良好的发展态势。鉴于中拉关系在各自对外关系中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日益突出，中拉双方都深感应将中拉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上，以确保其能够在未来持续良好发展，并助推各自发展战略的实现。在这一背景下，中拉关系进入“构建发展”的新阶段。“构建”一词的中文直观含义包括“构成、建立、设置”等，多用于通过主观能动性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在本文中，“构建发展”是指中拉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双方领导人统揽全局，有意识地从战略高度设计和规划彼此关系的发展，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和合作原则等方面内容，以推动双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1. “构建发展”逐渐成为中拉双方的战略共识

中拉关系具有显著的“后发展”特征。这里的“后发展”是指相比较于中国与大国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甚至与非洲国家关系，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人文等领域的发展都相对滞后，还有很多空间需要填补。但“后发展”恰恰为中拉关系进入“构建发展”新阶段提供了有益的条件。首先，中拉关系的“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距离遥远造成的。遥远的距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方关系的发展，但也为彼此的友好交往奠定了特殊的基础，那就是双方没有历史积怨，没有发生过战争等能够在深层次影响彼此关系发展的事件，这使得中拉关系能够在平和以及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其次，当双方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升级换代”之时，“后发展”的关系反而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便于双方按照共同的意愿进行规划和构建，从而实现一个跨越式发展。

中国是中拉关系“构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中国国力的提升带来国家利益的拓展及国际地位的变化，需要重塑自己的角色和对外关系。2012年年底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外交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①与之前相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变“反应式”外交为“主动筹划型”外交^②，从战略高度规划和统筹中国外交；二是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性理念；三是实行全方位外交，地缘上更注重全球平衡，具体层次上更注重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还提出“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有时甚至要义先于利”的新义利观^③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四是更加注重人文外交，以向世界传递中国的价值追求，使“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联通。

中国视拉美地区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其一，拉美地区是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的重要基础。1993年中国与巴西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伙伴外交的先河，此后，中国相继与拉美国家建立了从“合作伙伴”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0页。

^{②③} 杨洁勉 《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第6页，第10页。

到“战略伙伴”“全面战略伙伴”等不同水平的伙伴关系，取得了积极成效。其二，拉美地区是中国推动南南合作的关键因素。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拉美在中国全球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对拉战略不是要占领、霸占、主导，而是平等相待、超越互补，寻找中国和拉美各国利益契合点，共谋发展。其三，拉美地区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建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拉双方共同的理念和愿望。基于以上判断，中国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拉美成为中国“构建发展”战略的优先对象。

拉美国家在“被动接受”的过程中逐渐认可这种关系模式。目前，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拉美的地区性共识，但拉美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中面临以下问题。其一，拉美地区无论单个国家还是整个地区，都缺乏清晰的对华战略。其二，不同的拉美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中受益程度不同，因而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出现差异。由于与中国贸易存在竞争性和不平衡性等问题，墨西哥国内利益集团对发展对华关系意愿不足，但现任培尼亚·涅托政府充分认识到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性，致力于推动两国的务实合作。阿根廷、巴西等国在政权发生更迭后一度出现对外政策的微调，但最终选择了加强与中国的全面合作。而智利、秘鲁等与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的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更为强烈。其三，拉美国家推动本国对外发展战略的能力不足。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国际贸易陷入低迷，拉美经济遭受重创，2015—2016年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政治动荡加剧了经济萎靡的态势。拉美国家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对外战略来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和复苏，但传统的经贸伙伴美欧经济复苏乏力、自顾不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积极主动推进对拉关系，自然而然成为拉美国家重要的战略选择。拉美地区对华关系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在新阶段将成为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主动方和主导方。

2. “构建发展”关系的内涵

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拉关系多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和各自发展利益的需求向前推进，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反应式”的关系模式。但中国与拉美对双方关系发展将不仅仅满足于顺势而为，而是要有所作为，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其未来发展加以规划和构建。中拉关系开始向“主动筹划型”也即“构建发展”模式转变。

战略目标：规划未来中拉关系新格局，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进入“构

建发展”阶段后，双方有了明确的战略目标。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拉美时提出，中拉在未来应努力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打造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标志着中拉关系进入了“构建发展”阶段的新阶段。这一倡议得到拉美国家的认同。乌拉圭总统穆希卡表示，这是中拉合作的纲领性文件^①。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拉关系迈入一个新的高度，并成为构建未来中拉关系发展的战略目标。

战略路径：构建新的中拉合作框架和模式。为了实现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中国与拉美国家在2015年1月举行的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合作规划”确定了此后5年的中拉合作领域和合作路径。制订阶段性合作规划应会成为未来中拉合作的重要举措，为其提供指导和依据。经贸合作是推进中拉关系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为了巩固中拉经贸合作的增长态势，双方需要寻找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创建新的合作框架和模式。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期间，提出中拉共同构建“1+3+6”务实合作新框架的倡议，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三大引擎”为动力，推动中拉务实合作的全面发展；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六大领域”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这一新合作框架得到拉美国家的一致支持。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表示，“1+3+6”是尊重拉美的务实举措。2015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拉美期间，提出中拉合作“3×3”新模式，即共建拉美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现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这些新的合作框架和模式将推动中拉合作加快提质升级。

合作原则：协商共赢，不针对第三方。中国与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和平”“多元化”是双方共同遵循的外交政策原则。在当前阶段，实现国家发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双方的共同诉求。中拉无论在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模式还是资源禀赋等方面都有很强的互补性和相互借鉴之处。因此，中拉合作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以共

^① 《新的“中拉时间”开始了——记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四国并出席中拉领导人会晤》，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28日第002版。

同发展为目标，不针对、不排斥任何第三方”^①。《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第14条也明确规定，规划“所述合作领域为提示性且不具排他性”，“将根据各自国内政策和法规，按照灵活和自愿参与原则予以实施，并且不影响任何已经达成一致的双边合作项目，也不替代各方已经达成一致的双边协定、决定或承诺。”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阐述的，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间的合作是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支持，不会影响也不会取代各自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间已有的交往与合作；中拉合作基于相互需求和共同利益，不针对第三方；中拉合作秉持开放、包容和平衡理念，不排斥第三方。^②

二 “构建发展”阶段中拉关系取得的成效

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拉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交流和多边合作等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政治领域

其一，首脑外交成为新时期中拉政治关系的新亮点。中共十八大以来四年多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已经分别于2013年、2014年和2016年三次访问拉美，李克强总理也于2015年访问拉美。中国国家主席或政府首脑每年都访问拉美，凸显对中拉关系的高度重视。拉美各国领导人也纷纷来华访问，无论是左翼或是右翼政府执政，都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关系的重点。如从2013年至今，阿根廷总统已经3次到访中国。其中左翼总统克里斯蒂娜于2015年访华；右翼总统马克里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访华，并参加由中国主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充分说明，加强中拉关系已经成为拉美社会各界、各政治派别的共识。中拉领导人还利用各种多边场合（如在联合国大会、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二十国集团、核安全峰会等）举行会见，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了解。

其二，中拉领导人的会晤呈现大规模、集体会晤的特点。如2013年习主席访问拉美时，与加勒比8国领导人集体会晤；2014年习主席再次访问拉美

^①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文件》，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5日第001版。

^② 《王毅：中拉合作不针对、不排斥第三方》，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1/09/c_1113944290.htm。[2017-07-01]

时，与拉共体“四驾马车”和其他12个拉美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或特别代表举行了会晤，并发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可以说在那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已基本实现对拉美元首外交的全覆盖。拉美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高度评论习主席的访问。其中习主席2013年对加勒比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访问是历史性的，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具体展示。巴哈马和多米尼克总理均表示，中国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积极伙伴，中国对加勒比地区兴趣增加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其三，中国与拉美国家的伙伴外交也继续得到推进。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标志^①。中国与拉美国家的伙伴关系也得到大幅提升。自2013年以来，中国先后更新与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智利的关系并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等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5年的时间内，中国与8个拉美国家（包括2012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巴西）的关系层级得到提升，基本涵盖了中国在这一地区主要的交往国家和经贸伙伴，对中拉关系的稳固和深化发展起到积极推进作用。这些国家也高度评论与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如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曾表示，中墨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经贸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双方完全可以寻求合作新领域、新方式，变相互竞争为优势互补，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增长，实现互利共赢。

（二）经济领域

中拉经贸合作更加多元化。虽然中拉贸易额增长放缓，但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快速增长。2015年和2016年，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分别为214.6亿美元和298亿美元，同比增幅为67%和39%。中国对拉美投资的方式和投资主体日趋多元，投资领域也更加宽广，从传统的能源矿产、基础设施领域开始向金融、农业、制造业、信息产业、服务业、电子商务、航空运输等诸多领域扩展。中国在拉美的工程承包业务在总体平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合作方式。2015年，中国企业在拉美签署承包工程合同额181.6亿美元，完成16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0.3%和24.4%。2016年，中国新签191.2亿美元，完成160.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3%和-2.3%。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模式除传统的工程总承包（EPC）模式外，也开始尝试建造—运营—转让（BOT）等方式。此外，中国近年来宣布实施的

^① 王毅《共建伙伴关系，共谋和平发展》，载《学习时报》2017年3月29日第001版。

系列金融合作举措也取得积极进展。至 2016 年，中拉合作基金、优惠性贷款、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项下有多个项目在有序推进，中拉产能合作基金项下中国企业已成功中标巴西两座水电站的特许经营权。这些项目的落实和推进工作促进了中拉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电力、农业合作、制造业、海工装备、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① 经过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更为密切的关系，许多拉美国家第二次有了拥抱中国的想法。^②

设立或实施新的合作机制和举措。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访拉期间提出，中国将实施 100 亿美元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并在这一基础上将专项贷款额度增至 200 亿美元；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 100 亿美元的优惠性贷款，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并承诺出资 50 亿美元；实施 5000 万美元的中拉农业合作专项资金，设立“中拉科技伙伴计划”和“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适时举办首届中拉科技创新论坛。李克强总理 2015 年访问拉美时也提出，中方将设立 300 亿美元中拉产能合作基金。这些合作机制和举措为中拉未来进行更加深化、全面的经贸合作，落实各合作项目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此外，中拉自贸区建设合作也取得很大进展。目前，中国已与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分别签署了自贸协定，实施情况良好。中国、智利还于 2016 年 11 月宣布启动开展中智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和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联合研究工作。此外，中国与哥伦比亚的自贸协定可行性联合研究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乌拉圭也提出要与中国开展自贸区合作。

（三）人文交流领域

中国与拉美不仅远隔重洋，相距遥远，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在拉美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缺乏相互了解成为阻碍中拉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不断崛起和中拉关系日趋紧密的情形下，“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论调以及恐惧中国的心态在拉美仍有较大“市场”。

鉴于此，中国加大了与拉美国家进行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力度，以增进中拉相互认知和了解，推动文明互鉴和交流，完善塑造中国在拉美的国家形象。2014 年 7 月 16 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会演讲时表示，实现中华民族

^① 中国商务部 《2016 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之二十九：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合作保持平稳发展》。http: //www. mofcom. gov. cn/article/ae/ai/201702/20170202513555. shtml. [2017 - 07 - 02]

^② “A Golden Opportunity: China’s President Ventures into Donald Trump’s Backyard”. https: //www. economist. com/news/americas. [2017 - 07 - 02]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实现团结协作、发展振兴的拉美梦息息相通。7月17日，习主席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要加强中拉在教育、文化、体育、新闻、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并提出中方将在未来5年内向拉美国家提供6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6000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400个在职硕士名额，邀请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党领导人赴华访问交流。中拉还于2015年启动为期10年的“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在2016年举行“中拉文化交流年”。2016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其中将人文合作单独列为一个中拉未来需要加强的合作领域，而并非如第一份“政策文件”那样将人文与社会视为一个合作领域，足见中国政府对加强中拉人文领域合作的重视程度。

（四）多边合作领域

随着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融入程度越来越深，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践行多边主义，认为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①。拉丁美洲一直努力寻求在全球事务中取得领导地位^②，在这一背景下，中拉多边合作也取得重大成就。

中拉开启整体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多边合作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多是与拉美不同属性的地区或次地区组织进行往来，并没有针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整体合作机制。2011年年底成立的拉共体为中拉整体合作创造了条件。拉共体刚成立不久，中国就提出建立中拉合作论坛的倡议，得到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2014年1月，拉共体第二届峰会通过《关于支持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特别声明》，对论坛的成立表示支持。2014年7月习主席访问拉美期间，与拉美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成立中拉合作论坛。2015年1月，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中拉经贸合作新机制将使中拉在政治、经贸、人文和国际事务等领域展开全方位的整体合作，使中拉合作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格局，推动中拉共同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拉美国家高度认可中拉论坛的重要意义。时任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表示，中拉论坛是一个拉近拉丁美洲和中国距离的纽带，它将为中国与拉共体之间新型的、有效的战略关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002版。

^② Benjamin Creutzfeldt, “China and the U. S. in Latin America”, in *Revista Científica General José María Córdova*, Bogotá, Colombia, Vol. 14, No. 17, enero - junio 2016, pp. 23 - 40.

系发挥积极作用；中拉论坛的建立表明拉共体自 2011 年成立以来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①

中拉在国际多边机制领域的合作也迈上新台阶，双方不仅加强了在现有多边机制内的合作，还共同参与创建新的多边合作机制。2013 年以来，中国陆续提出并创建“一带一路”战略设想和经济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金砖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合作机制，以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有益的补充和完善。拉美国家对此进行了积极响应和参与。如巴西既是金砖银行的创始成员，也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目前，已有 5 个拉美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阿根廷也于 2017 年 5 月申请加入。此外，拉美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十分关注，秘鲁、智利、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太平洋国家公开表达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定支持和加入意愿。阿根廷和智利总统还参加了 2017 年 5 月在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三 “构建发展”阶段中拉关系面临的挑战

新阶段也意味着新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说，中拉关系已经涉入“深水区”。有学者认为中拉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②事实上，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国和拉美不仅需要直面双方关系面临的显性和深层次矛盾，还需要对此给予主动回应，并在双方主动筹划中给出解题思路和方案。

（一）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政治中“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不确定性”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英国脱欧、特朗普“反建制”的施政、欧洲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袭击，是这一特征的有力例证。与此同时，国际事务中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在国际和平、地区安全、领土纠纷以及经济增长、自由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国际政治的传统议题尚未找到有效解决方案的同时，包括恐怖主义袭击、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在内的新型国际问题和国际

^① 《哥斯达黎加总统：中拉论坛将助力拉美基建融资》。http://news.china.com.cn/2015-01/08/content_34511668.htm. [2017-07-11]

^② 江时学《中拉关系发展不会一帆风顺》，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1期，第27-28页。

热点问题却不断涌现。这些现象表明，人类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世界面临的一系列现实困境，迫切需要当代人类能够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解题思路。^①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强调“美国优先”，在对外政策上向内看，甚至有时采取自相矛盾的策略，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

中拉关系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也难免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2016年5月19日，外交部长王毅与来访的阿根廷外长马尔科拉会谈后，对媒体表达了中国在拉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对拉政策立场的三个“没有变”：对拉美发展前景的信心没有变，中拉互为机遇的格局没有变，中国加强同拉美国家合作的政策没有变。^②

（二）中拉各自转型的复杂性

中国自身也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中国现阶段既要立足于当前，解决一些突出的矛盾及问题，又要立足于长远，形成完善的机制体制以助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种持续的经济转型对传统的中拉经贸关系将产生一些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对高度依赖原材料出口的拉美国家难免造成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的投资受所在国投资政策不稳定、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帮助拉美国家推动工业化发展。

拉美发展模式转型的艰难性。拉美国家主要作为大宗商品供应者而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链，处于被动和边缘地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后，拉美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当前，拉美政局出现动荡，政府治理能力下降，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难以稳住局面。究其原因，政治文明的主体性始终没有解决、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域外霸权的长期控制或干涉、传统生存文化流失而新的发展观没有形成等，使得拉丁美洲“危机频发”。^③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之链，关键不仅在于国家、社会和民众之间建立“持续转型”的包容性共识，也在于跟域外大国之间争取平等的对话能力。

拉美国家对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将继续体现在其外交战略取向及政策的次序安排上，因此，未来拉美国家对外关系的多样性、多向性、多重性特征依然相当突出。是跟着大国走还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注重经济发展还

^① 谶园庭、冯峰 《以中国智慧贡献思想产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13日第004版。

^② 《王毅谈中拉关系：三个“没有变”》。http://www.fmprc.gov.cn/web/wjzbhd/t1364828.shtml. [2017-07-12]

^③ 吴白乙 《拉丁美洲“转型”艰难的深层原因》，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16期，第31页。

是强调意识形态，是坚持贸易保护还是着眼于自由贸易，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的事实背后是拉美不同国家民族性格和历史命运的结合。这些差异在进步中共存，在挫折中相互渗透与磨合，又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产生新的变量。中国在对拉美地区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存有美好期待的同时，还应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包容其显存的政策特性，非此则难以客观和耐心地把握这个地区大家庭所发生的诸多变化。

（三）中拉亟须解决的几对主要矛盾

中国与拉美要顺利推动转型时代的战略关系，有几对主要矛盾需要解决：其一是合作机制的逐步完善与预期成果之间的差距；其二是中国持续的战略投入与拉美国家承接能力之间的矛盾；其三是双方对发展关系的迫切需要与相互认知的显著欠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中国政府和智库对于世界的认知程度，尤其是对中国疆土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层面。尽管双方关系发展迅速，但中拉之间缺乏的依然是了解，你不知我真正所想，我亦不知你真正所需，由此才有疑虑、猜忌。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历史、文化、制度和传统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差异，甚至会有一定的分歧。必须强调的是，由于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拉美地区仍然存在对中国政策与做法的担忧与疑虑。在中拉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拉美社会特别是媒体的涉华负面舆论也时有抬头，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拉美方面对中国期望过高，对现有的合作成果不满。二是拉美国家对中国存有担心和疑虑，抱怨中国产品大量进入拉美将冲击当地企业的发展，认为中国从拉美进口初级产品、对拉美出口制成品的贸易结构与拉美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中心—外围结构相似，甚至认为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不再属于“南南关系”，而是已转变成一种“南北关系”。三是拉美民众对中国缺乏理解和信任，拉美民众中存在的资源民族主义思维与“中国威胁论”相结合，对中国产生了排斥、抵制情绪。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2016 年 7 月在爱达荷州太阳谷会议上指出，外国投资是一种“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但如果一切投资都来自中国，将造成不平衡。中国一直很积极，已经准备好我们需投入的所有资金来购买我们的公司。但我需要在国内保持一种平衡，包括处理好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我们主要是欧洲人的后裔，

与欧洲打交道比亚洲更容易”。^① 因此，中拉双方必须切实地站在对方角度上看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赢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并实现自身利益。

四 结语

总之，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外交战略整体调整和中拉关系快速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拉关系也转为构建式发展。在此前的60余年间，中拉关系从以发展政治外交关系为主，到经济关系成为主要驱动力，都是顺应了国际形势和各自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应对式的发展模式。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当今世界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之中，中国与拉美国家也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相应地，中拉关系也进入转型阶段，一些问题和挑战日益突出。除了中拉贸易结构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外，中拉双方在世界观、价值观和相互认知等方面的差异乃至冲突愈发凸显。这种差异产生于中拉双方在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社会制度和发展态势等方面的不同，并随着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利益的不断交融而越来越突出，将会对未来中拉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产生重要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拉关系转向构建式发展模式势在必行。双方不仅要从战略高度对中拉关系未来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和合作路径进行构建和规划，还需要对双方社会和民众对对方的认知和常识体系进行构建。毕竟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是中拉关系未来发展的保障和驱动力，而构建和塑造同属中拉人民的价值观和认知理念则将是中拉关系未来能够持续、健康、全面深入发展的根基所在。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Sun Valley Conference: Argentine President Macri Explains Economic Turnaround”. <http://www.cnbc.com/2016/07/07>. [2017-07-12]

Abstracts

1 The Potential and Choice of “Docking” China–LAC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Xin Xiaodai

Abstract: Recently ,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LAC) have witnessed a rapid and significant growth in both bilateral trade and FDI linkage. It ’ 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docking point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both sides in depth. According to a time series data analysis since 1960 ,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courses of China and LAC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 s New Normal strategy and LAC ’ 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is a concrete common basis in China–LAC cooperation in future. Market–oriented rule and mutually respected attitude should be strictly followed in the process of “dock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both sides. In the “docking” process , bilateral trade and FDI linkage are the twin–engines to facilitate bo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structural reform in LAC. Although there are challenges ahead , wise policy measures can help deliver a bright future of the China–Lac economic cooper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docking” , China–LAC economic cooperation , bilateral trade , FDI , developing countries

16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in the Stage of 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Zhao Zhongyang , Chen Yuanti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has gone through the two stages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 and has now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 The connotations of this relationship include creat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s a strategic goal , establishing new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framework as a strategic path , and adhering the consensus of “win – win” and “not against third parties” as a principle. However ,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is world and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both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 their relations st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There are several major contradictions to be resolved. The first is the gap between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unrealistic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 cooperation. The second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 s continuing strategic input to Latin America and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o undertake it. The third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rgent need to promote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and the significant lack of mutual recognition on both sides. Therefore ,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need to construct and shape their shared values and cognitive idea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 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 common destiny ,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31 China's Cultural Diffusion toward Latin America: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Lou Yu

Abstract: As China has developed increasingly clos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with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long-ignored cultural ties began to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and entered the China's policy agenda in recent years. As for China side , the strength of cultural ties will contribute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 promote China's soft power and consequently improve public perception of China in this region.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culture and considered to hold the power of touching reader's hearts and minds. It is well believed that the diffu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ward Latin America can help achieve these goals. Based on the state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literature diffusion , the essay first mak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ffusion toward Latin America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diffusion in China , the essay goes on to present a full analysis of the imbala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ffusion toward Latin America , mainly in the form of quantity deficit , influence deficit as well as time lag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g. As a conclusion , the autho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Latin America , cultural soft power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45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U. S. –Cuba Rela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Realism

Lu Sihe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since Cuba's revoluti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has undergone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from confrontation to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levels analysis of Structural Realism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regular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U. S. –Cuba relation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ree level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evel , the glob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transformed from the bipolar pattern to the “one superpower and multiple big-powers” , and then to the multi-polarization pattern. As the declining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the game between big powers ,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Hemispher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brought by the ri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wing forces , for the United States , Cuba has transited from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exchange of interest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 to a breakthrough point of strategic redeployment toward Latin America. On the national level ,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ntact between U. S. and Cuba are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safeguarding their own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ir domestic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the pursuits of interest groups greatly reduced the political cost of normaliz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 S. and Cuba.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 the strategic focuses and policy preferences of different policy makers evolv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n the whole , however , ideological divisions between the two